



可 草春晖

我出生在八百里秦川北塬上的长命寺村,是一个只有36户人家的小村庄。长命寺有历史记载,嘉庆志载:“长命寺在县东三十里,唐时建,相传石上有彭祖足迹。彭祖,史有其人,他是陆终氏的第三子、帝尧时的大臣,经历舜、夏时代,殷封于大彭。所以是传说中的长命寺星。民间有‘彭祖活了八百岁,不及老佛一觉睡’之说。”原寺规模很大,曾发展为东、西、王三寺。村

人到中年咏叹调

□张永峰

人生苦短,纸短情长。眼看着,一年的岁月所剩无几,在慨叹时光不老、芳华易逝的瞬间,现实生活留给自己的,却是岁月的逝去、年轮的翻转,以及无尽的责任与担当。

曾几何时,风华正茂的自己,也曾意气风发,豪情满怀。正是凭着“三十功名尘与土,八千里路云和月”的胆识和才情,一往无前,获得了些许成功,为自己的人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然而,人到中年,面对上有老、下有小的现实境况,以及工作和生活的双重烦恼,心中纵有“琴棋书画诗酒花”的期盼,但“柴米油盐酱醋茶”的无奈,使得风花雪月的梦想成了过眼烟云。现实生活的酸甜苦辣,往往让自己措手不及,多少个夜晚,自己也曾问过苍天,把酒言欢抒豪情、满园春色共徘徊的日子,我们还有权利拥有吗?

人生漫长,岁月薄凉。承载我们岁月的,并非处处静谧甜美,倒是荆棘遍地、无助无奈的征途,打磨着往日的激情,成了日子里的经常。但是自己知道,人生没有无用的经历,自己走过的路、思考过的人生,多少次彰显着自己的经度、纬度和格局。往后的人生道路上,风雨在,梦就在,只有咬牙坚持,苦难总会过去。

我与旧事归于尽,来年依旧笑春风。人到中年,每个人的背后,都隐藏着生活的不易,一半是对美好生活的追求,一半是对残缺梦想的承载。人生有泪寻常事,风雨有声伴花开,自己只有释怀淡然,健康地活着,开心地笑着,无惧生死,勇敢向前,或许唯有如此,自己才能释怀。

人间疾苦,并非人人能尝到,每当泪水在自己眼眶里打转的时候,每当生活熬不下去的时候,回想自己人生的来路,艰辛、磨难、成功,都是上天赐给自己的人世轨迹。一辈子的成长、释怀、追梦,才是留给自己的人生财富。眼下,岁月的脚步,已经把自己带离了那个“曾经的少年”,当一道道风景、一幕幕过往,变成了遥远的回忆,面对现实的磨砺、人生的无奈,面对中年的艰辛,笑看风云,自我解脱,常怀善念,心存美好,或许是自己唯一的选择。

风景依旧在,人已非少年,人间烟火情,最抚孤独心。昨夜,回首过往,思绪万千,自己奏响了“人到中年咏叹调”,安抚一下自己那颗孤独沧桑的心。

母亲的石榴树

□王宗仁

即以寺而名。我曾在长命小学读书,至今仍然清晰记得学校门楼匾额上,“彭祖古迹”四个字赫然在目,现已毁之。

我说长命寺史话,因为它与母亲的石榴树有关。

有一天,母亲兴致勃勃地从长命寺带着一枝正待发芽的石榴树枝回到家里。这树枝是道人普师赠送,那棵百年石榴树是他培育的结长命果的树。普师小院里那棵石榴树叶茂果繁,多少人享受过这正果。石榴树在我家院里向阳的墙角下生根后,母亲为它筑起篱笆墙,浇水、施肥,从不怠慢。

记得是1965年初夏,我从青藏高原调往京城工作,路过秦川,顺便回乡探亲,正逢石榴树第一次挂果。奇怪的是,树上只有孤零零的一颗果子。村里人说,母亲听说我要从藏地回家,特地留下一颗果子。其余的满树果子都被母亲分送给各家各户了。我手捧着成熟的饱满的红红的石榴,心里奔腾着激动,幸福!

母亲留给我的这颗石榴,我带到北京后一直舍不得吃,精心地保存在一个盒子里。说句心里话,从得到石榴的那刻起,我就没有打算吃掉它,只是想留着它在身边,就像是母亲的影子伴随着我。至于它能伴随我多久,最终怎么处理,我也说不清楚。当年金秋,我重返高原,也把它带在身边。心里的谱儿是,母亲随儿子走一趟青藏公路,好让她看看儿子舍不下的高原是什么样子。

儿子的身体,母亲的精灵,相得益彰闯青藏,别有一番情趣。人的想法会在千变万化的客观事实面前作出调整。那天,我到了唐古拉山兵站,在和站长吕传奎交谈中得知,在这个海拔5300多米的冰雪世界里,官兵们一年中难得见片绿色,也听不见一声鸟叫。他们的眼睛发涩,耳膜增厚。有些兵实在熬不过这荒凉和寂寞,到了夏天便请假到昆仑山下的格尔木城去看树,他们抱着树呼唤远方故乡的娘痛哭一场。我听了吕站长的讲述,心里疼了好久,我理解这些兵的无奈。于是我便给吕站长讲了我随身带着一颗石榴的故事,断然决定将石榴留在

唐古拉山兵站,让雪山上的官兵们闻闻八百里秦川长命寺的果味香,也算是替母亲献了一份爱心。当然,我非常清楚,唐古拉山的风雪依旧咆哮着,世界屋脊上的严寒依旧笼罩着兵站的小屋。但是,有一位远方的母亲伸出温暖的手,抚摸着高原战士衣褶里的六月雪。

后来,那颗石榴的结局会如何,吕站长没有告诉我,我也没有打问。不必去问。

我家院子里母亲栽培的那棵石榴树,长得越来越旺盛。只是已经不是一棵树了,而是两棵。那是从第一棵树的根部生发出来的新芽,没有三年就出脱了差不多与母树一般高的个头。母子石榴树,每年石榴挂果的季节,满树的石榴从枝叶间露出肥胖的身体,散发着淡淡的幽香。村子里一些淘气的顽童总会偷偷溜进院里摘石榴。母亲便搬来一把座椅,坐在树下一边干着针线活,一边防着孩子们糟蹋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果子。等到石榴熟透了,她便摘下装在篮子里,挨家齐户送给大家尝鲜。

当然,还有一件事她是不会忘记,就是要留几颗石榴等着我探亲……

我眼中的四季

□徐可馨



是“接天莲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”。

秋季是丰收的日子。金黄的叶子随风飘扬,散发着清香味的苹果、橘子、梨,摇曳着说:“摘我吧,摘我吧!”人们高兴地收获着,随手抓着一个新鲜的水果咬一口,好甜啊!枫叶、银杏叶被调皮的风吹得离

开了大树,在空中转了好几个圈,最后躺在地上。黄昏,夕阳西下,大雁飞向南方,更为天空中最后一抹余晖画上点睛之笔。

指针又转向了银装素裹的冬天。只见原野白茫茫一片,常年泛绿的松柏也被雪装扮成白色,雪花落在树梢上,从远处看,好像是有人精心设置。梅花依然挺立着,它们不怕风吹、不怕严寒,只为人们在大雪纷飞中送去星星点点的红色。公园里的孩子们,有的滑冰、有的打雪仗、有的堆雪人,玩得不亦乐乎。

诗人泰戈尔曾说:“愿生如夏花之绚丽,死如秋叶之静美。”可我却想说:“愿生如春雨之飘渺,如夏花之绚丽,死如秋叶之静美,冬雪之纯净。”

春天有花红柳绿的温柔,夏天有艳阳高照的热情,秋天有粮食丰收的喜悦,冬天有雪花飞舞的纯洁。春、夏、秋、冬各有各的好处,我都喜欢。

快乐家园

陕北的特产很多,粉条是其中之一,最有名的出产在榆林市的清涧县。“‘一带一路’连天下,清涧粉条香万家。”我从朋友圈看到这句赞美清涧粉条的话,感同身受,可谓名副其实。

二十世纪七十年代,农人们秋收完毕,把洋芋刨回来就开始张罗着推粉条。那时,人们推粉条用的全是石磨,家家户户把灶台劈倒腾出来当作粉条加工厂,靠墙边放几口又粗又大的黑瓷缸,分别用来盛水和发浆水。

第二天鸡叫时就起床,赶天明把准备好的洋芋全推完,再把推下来的洋芋沫分离在大瓷缸里。两三个小时后,又开始用清水洗缸里沉淀下来的淀粉,洗到淀粉洁白透亮不含一丝杂质再取出,用白帆布袋

清涧的粉条

□白小兰

包起来悬挂在大瓷缸上空,待帆布里的水流干,收起大块状水淀粉,就准备漏粉。按具体情况基本是三天漏一次,漏粉师傅把淀粉掰成块,放在大瓷盆四周,中间留个小口子,按比例适当地把微小的硫磺点着放进小口里,拿被子裹严实,熏一个晚上。凌晨时把这些熏好的淀粉一部分拿棒槌滚成末,剩下一小部分和白矾搅拌成淀粉糊,煮半个小时,挖出来和淀粉末均匀搅拌,就开始漏粉条。

漏粉师傅用右手在左手腕上咚咚地捣个不停,身子随着勺子来回转动。漏瓢里的粉末进锅后变成细长均匀的粉条,妇女们手捏粗长的高粱秆,将开水锅里的粉条捞到水槽里,然后像缠线一样,把长短整齐的粉条在手里绕几圈,搭到冰窖的架

子上去冻。第二天凌晨粉条冻硬时,拿回来放在锅里用热水化开、摆均匀,太阳出来后晒在阳光底下。到了夜幕降临时,粉条彻底晒干,他们将粉条捆起来,堆到闲置的地方,期待年前卖个好价钱。

改革开放后,人们的生活水平有所改善,清涧制作粉条的技术也随之有了第一次更新。近些年,国家搞精准扶贫,村里的贫困户集中起来,建起了粉条加工厂,村民加工粉条的制作技术又有了全面更新,让清涧的粉条在制作流程上更省时、省力,也让家庭作坊的粉条产量大大提高。由于清涧的土壤富含钾,土质疏松,昼夜温差大,日照时间长,适宜洋芋生长,这里种的洋芋加工出来的粉条也色泽洁白光亮、口感滑润筋道。

往事如烟

麦客

□陈少华

每年六月前后,关中小麦就陆续黄熟了,金灿灿的,如一片海。有风送过,麦浪滚滚,麦香阵阵,乡民们就忙起来了。记得那几年,夏收的时候还很少有收割机,全家老少齐上阵,人手也很紧张。于是,麦客就来了,一批批的。

麦客,是西北人的叫法,即在夏收时节帮着农民割麦的一群人。他们大多来自相邻的外地,到了异乡就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乡镇某个阴凉的地方,等着被人雇用。衣着简陋,头发蓬乱,操着生硬的外地口音,脸却是笑着的。定格了,就是一幅黑白的版面。一把镰刀、一顶草帽、一个化肥袋改装的扁平行囊,就是全部家当。他们或坐或卧说笑着,紧盯着来往的人。有人过来了,他们簇拥过去,几个幸运者很快讲好价钱就跟着来人去干活了。剩下的人散了,悻悻地回原地继续等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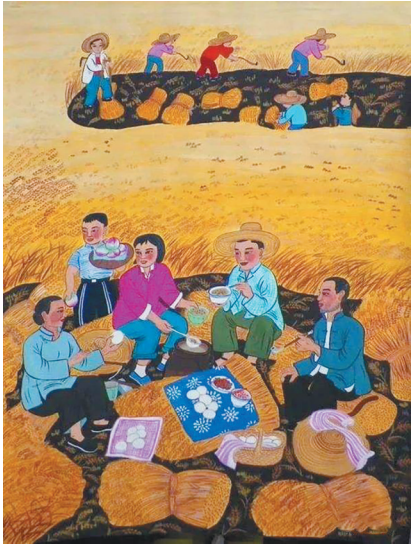
大多麦客们干活是很卖力的。在六月火辣的太阳下,弯着腰、流着汗,镰刀飞快地挥舞着,麦秆割断时发出的响声,单调而悦耳。边割边捆,立成一簇一簇。偶尔直起腰,回过头,是齐整整的麦茬;转过身,依然是金色的海洋,麦客成了海岸线的推进者。

夏收时节,很少有风,烈日炙烤着大地。田间偶尔能听到蚂蚱的鸣叫,没有夏蝉那般声嘶力竭,却也响亮,仿佛在感慨生命的不易和匆匆。何尝不是呢?麦客是过客,来去匆匆奔走于异乡。关中小麦由东至西熟过去,他们就像候鸟一样赶路,只希望能多割几天、多挣几亩、多挣一些钱。毕竟,暑假一过,孩子们又要交学费了。

大量出汗、辛勤劳作,如同每天的面条和稀饭一样,他们已经完全习惯。毕竟,作为家里的顶梁柱,他们必须要有一种高度的忍耐,就像田野里平凡而厚重的黄土一般,没有声息。

活干完了,索性蹲坐在田间地头的树阴里,端起大杯子猛喝些水,然后就地一躺,很快就响亮地打起鼾来。下雨,是麦客最不愿意的事。虽然很少下雨,可天真的落雨了,所有的麦客都有些沮丧,火气大点儿的就骂几句,蹲在屋檐底下,偃着行李眯着灰蒙蒙的天。有人在磨镰刀,不时拿起刀片来看看,镰刀雪亮雪亮的,还泛着光;有人抽着自制的旱烟,那烟就在雨气中氤氲散开……

麦客,可以说已是陈年旧事了,大型联合收割机多起来后,就很少看到他们的身影了。等明年的麦子黄熟时,他们又会出现在哪里?



陕西省总工会主办 1950年2月7日创刊 邮发代号51-7 陕西省一级报纸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61-0015 陕工网网址http://www.sxworker.com

欢迎订阅陕西工人报

订阅方式

- 一、各市(区)总工会(含西安市三环以外)请前往就近邮局订阅;
- 二、各省级产业工会、各单列单位工会及下属单位、西安市三环以内所有单位,统一订阅方式:
- 1. 关注“陕西工人报”微信公众号,下载征订单;
- 2. 登陆陕工网http://www.sxworker.com下载征订单;
- 3. 请在邮箱下载征订单(b87345725@163.com 密码:87345725b);
- 4. 咨询电话:刘海英 18133921020 029-87345725

